

书评人可以歇歇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书评人可以歇歇了

许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评人可以歇歇了 / 许骥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12

(厘米书系)

ISBN 978-7-5336-6411-4

I. ①书… II. ①许…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
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083 号

书名: 书评人可以歇歇了

作者: 许 骥

出 版 人: 朱智润

策划编辑: 张 利

责任编辑: 张 利

装帧设计: 陈熙颖

责任印制: 王 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电话: (0551) 381250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11-4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不可能的任务

梁文道

这篇序言真不好写,犹如书评之难写。读许骥兄这部书,我无法制止地一路回想起我做书评人的日子(如果我曾经做过的话)。那时候我也差不多是许骥兄这个年纪,但要比他大胆,少了许多自知之明,并且真以为没有什么书是不可以评的。回顾往昔,这到底是我真有这份胆识呢,还是我不太自觉地想要符合一般对于书评人的期待?强装懂得天下所有知识之门类分布及梗概,自命站在了可以衡量任何类型书写之高下好坏的高地?

首先,我要说点疑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头,我很惊讶地看到了这一段话:“书评人的一个宿命

是经常要接受出版人的赠书。写字是不赚钱的，书又贵，所以出版社如果愿意赠书，书评人自然乐意。可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今天出版社给你寄你喜欢的书你写书评，来日他们给你寄你不喜欢的书你也要帮着写。看自己不感兴趣的，还要写文章推销，真叫痛苦。”

是这样子吗？收到出版社的赠书，你就有写书评的义务，而且写的还得是好话？许骥兄身为今日中国站在第一线上的书评人，假如这是他的如实观察，那么中国的书评现况就很难不叫人忧心了。先不说对不对得起媒体这具公器，也不管是否有负读者之观望，就看自己吧，其实写书评的人大可不必让自己难过，不感兴趣不喜欢，你也不用批评，不写就是了，又没人拿枪指着你的头。

曾经，我心目中有一套理想的书评制度。它来自我对英语世界报刊书评运作的浅薄观察。在《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伦敦书评》这些老牌书评那里，出版社通常不会直接接触书评作者，而是把未出版的书稿寄到编辑处，再由编辑凭经验和眼光选择合适的作者。如果作者读完书稿又觉得可以为文一谈，这才写成书评发到刊物上去。假如那篇评论还算正面，那么出版社多半会撷取其中金句，将来印到书背上以为宣传（其书背相当于我们的腰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遇见书评已发，但市面上还找不到那本书；而新出版的书籍背面却又老早

印好了书评赞语的原因了。在这套程序里面，书评人和出版社之间隔了一重媒体编辑，他们要负起把关的责任。要是这关把得好，水准稳定，长此下去该媒体就是块可信的招牌了。此所以不少新书宣传多标榜《纽约书评》如何称赞、《华盛顿邮报》又怎样怎样夸奖，反而较少提及书评作者的姓名；因为长期保持信誉的媒体往往要比个别书评人更可靠更大牌。

反观中国，不仅书评人缺乏一套持之以恒严格规范的无形公约，就连媒体颁发年度书奖也偶尔传出政治等外力介入的消息。这番情景又怎能不叫人慨叹？于是我们只好自己看顾自己，至少做到洁身自爱的程度。有一回，某君托一位友人找我为其新作腰封荐词（原是在下看家好戏）。这位朋友竟然自鸣得意地说：“放心，我跟他说了，你不能叫梁先生白白推荐，稿费多少钱我先问问梁先生。”我大吃一惊，捺下想要和这位友人绝交的冲动，连忙叫他赶快向人解释，是否推荐全看我的时间、能力和读后感想，无涉金钱。我的朋友觉得一番好心枉付东流，还有点委屈地说：“推荐新书，不都是该收钱的吗？”

啊，扯远了。讲了半天，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书评人”也许是种不可能的职业。正如许骥兄指出的，全球每日大概出版四千种新书，这里头究竟涉及了多少种知识多少门学科？我们怎能期望有一种人，他可以出入自如地穿梭在各类书籍

之间,东点一下清末政坛八卦,西指一下组织管理学的最新进展,并且每一下都是那么的精准那么的切中要害?就连我曾歆羡的那些英美书评,他们已经捡药般地把新书交到“最合适”的书评人手中了,请他按其专业发挥;但我依然有疑,惊讶于一个作者居然可以在批评完一个小说新人之后,又非常老到地接连指出《战争与和平》新英译的种种不足。他在小说阅读上达到什么样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做得好这种在我看来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呢?

所以,我不写书评了,甚至连我那个和书有关的小节目不可以叫做书评节。就像许骥兄在序言里说的:“借由别人的书的启迪,迸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即便只是一点点……”借题发挥,以他人著述浇心中块垒而已。那么,这应该叫做“书话”吧?可是看见周作人那等大家珠玉在前,又不免自惭,深恐辱没了“书话”二字的潇洒。也罢,不管叫做什么也好,我们这些看书几近职业的读者,难道不会越看越觉得自己无知,越写胆子越小吗?起码我是这样的。

自序：我为什么写书评

我猜凡是坚持写作的人，或有意或无意，都出于想弄清什么是“人生”这个问题。我有前辈，耄耋之年仍在坚持写作。他告诉我，从十几岁开始他就好奇写作究竟会把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他开始写，写了几十年，快九十岁了，还未探尽其中的奥妙。

我曾坚信自己是一个“文学天才”，在十五六岁的年纪，不停地写、不停地写……我似乎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天分”，直到有一个事件打击了我。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征文大赛”，我兴致勃勃奋笔疾书了一篇关于“蜜蜂”的长文

(题目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去投稿。我得意洋洋，结果却被语文老师叫到办公室去狠狠训斥了一顿。她说我的文章抄袭杨朔的《荔枝蜜》，这样做是“犯法”的。我当时噙着眼泪辩驳，说我从未读过什么《荔枝蜜》，我的文章纯属原创。语文老师把杨朔的“文选”往我面前一丢，叫我自己回去看。

那个晚上，是幻灭的。我一边读着《荔枝蜜》，一边不住地瑟瑟发抖。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患了人格分裂症或记忆丧失——我的那篇关于“蜜蜂”的文章真的和杨朔的《荔枝蜜》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是篇幅、风格，还是其中的某些句子……我彻夜未眠。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自己。我问自己：我所坚信的“天分”会不会只是从别人的书里折射到我脑中的假象？——实际上，时至今日，我仍然想不起来何时读过《荔枝蜜》；但从技术上讲，我确定自己必是读过无疑。

后来的七八年里，我继续坚持“创作”，因为我想考验自己究竟是不是个有“天分”的作家。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所有方框内都勾上了中文系。（如果我一早知道中文是个把文学家“废掉”的专业，或许就不会这么做了。）在大学里，我不断读，不断写。可是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写的像是别人的东西。

最终还是王朔“救”了我。

200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读了王朔的复出之作《我的千岁寒》。在其中一篇他与孙甘露的对

话中，我发现王朔有和我一样的烦恼：

我过去讲过的以为是自己的话，大部分是流行观念，是别人的看法被我用了。我都忘了这话从哪里听来的，所有感觉都是别人给的。

读罢这段话，我把书一扔，走到窗口，点上一支烟，望着远处的白云，直到微风把它们全部吹散，无影无踪……然后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其实你就是没有‘天分’的人，你的‘创作’是误把‘激情’当做‘天分’了。”奇怪的是，当我说服自己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作家时，丝毫没有沮丧；相反，出奇的淡定。我很安然地跟自己说：“即便是说出我内心埋藏已久的话，都要借王朔之口，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天分’呢？”我恐还不慎重，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又把自己能找到的十余年来写的所有文字（大约六七十万）都翻出来看了一遍。——确信无疑，我所说的话都是“别人的看法被我用了”。终于死心了。我拿起笔写下了一段话：

我开始理解王朔说的话了：他以为以前他说的全都是自己的话，到头来全是别人的话。我又何尝有我自己的观点呢？蓦地想到一段“惊世骇俗”的话，正准备写下来，拿起笔

时，忽然想起这话不是半个小时前才从一本书里读到的吗？然后，我开始不可抑制地恐惧起来：我过去的所思所想，我过去沾沾自喜的创意，我过去高谈阔论的那些话，原来都不属于我。我是个思想的“小偷”，只是没有警察愿意分心来抓我罢了。值得庆幸的是，几天前，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述而不作”的人。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作，是那些天才的事；述，是这些庸才的事。我是庸才，我故立志述而不作也。”那么，就从今天起，学着给每个引用标上出处吧！

这就是我开始写书评的“宣言”。——与其把看过的书藏起来，然后假装是自己的话装腔作势地说一遍，不如就直接去写书评，借由别人的书的启迪，迸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即便只是一点点，那也是真真实实属于自己的。佛曰：真空妙有。大言不惭地说，我写书评，算是在“真空”之后生出的“妙有”之境。

最近，我读到台湾作家杨照的一段话：

年轻时，我努力写作，因为知道青春是有限的，理想与感动或许也是有限的。我的心底藏着一股去除不掉的恐惧，不知哪一瞬间会有怪兽倏然跃出，大口大口吞噬我的青春与理想与感动，只留呆木与疲倦给我。对抗

这想象怪兽的方法，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写作，留下白纸黑字的记录，留下怪兽吃不掉消灭不了的铁证，证明自己青春过、理想过、感动过。

一路写下来，对于怪兽的恐惧仍然不时闪动着，不过却也慢慢发现了写作不同层次的意义。原来以为写作只是保留青春、理想、感动证据的手段，写到一个程度才蓦然理解：原来写作同时可以刺激，甚至逼迫青春、理想与感动，不那么快从生命舞台上谢幕隐退。累积的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就像是过程的自己，不断向现在的自我提醒喊话。

是啊！我也怕，怕自己的青春在时光流逝后找不到一丁点儿痕迹，从而无法证明自己曾在这世间留下过理想与感动。所以，即便是知道了自己没有“天分”，我仍旧不敢不继续写下去。或许和那位前辈一样，我写作的目的是想看看这样写下去，自己究竟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人。

目录

	1 不可能的任务
	5 自序：我为什么写书评
香港话你知	3 林奕华三书
	11 此“马”昂然独此群——马家辉七书连评
	18 时评作为一种文学
	23 用乱码谱一曲青春之歌
	26 二声部小说的切换游戏
	29 为己读书
	32 一座城市的“双视野人”
	36 看香港“财主佬”怎么过日子
	39 自己访问自己——梁文道《访问》读后记
	43 港督的声音，你可曾听得见
	47 消费社会中的女人
	51 书架上永远缺一本文学史
	55 中国人的“日本人化”
	59 纽约，一座书的城市
书香两岸	65 跟老猫学真功夫
	70 在孤独中品味汉字书法之美
	75 我想爱你，已觉得羞怯
	78 睡觉也是一种流浪
	81 温暖如阳光——读南方朔《有光的所在》
	84 自由主义之外的殷海光
	96 台版？别闹了——以台版《我执》为例
	100 一本另类旅行指南

	103 粉丝的炼丹炉与五指山
	106 做一个任性的人
	109 野史比正史更“真实”
	114 关于昨日的隐秘情事
	119 说话时代,我们无话可说
历史是个什么 玩意儿	125 不容青史尽成灰
	128 不承认天才的天才
	131 水流云在,物是人非
	135 曼德拉的政治艺术与领袖风采
	138 “官四代”,天生不政治
	142 蒋介石与日本的暧昧关系
	146 为“小人物”立传
	149 读书人的复仇
	152 生子当如蒋经国
	155 暴风雨中的北京四中
	159 古代史的妙处
饥饿的艺术家	167 读音乐史以为鉴
	170 “音乐明星”会怎样影响你
	173 中国人离现代艺术有多远
	177 你这该死的温柔
	180 我们最需要启蒙主义——兼说文学家的使命问题
	185 成为一个“坏人”有多难
“读”害不浅	193 阅读的至乐
	196 宝爷这样一个读书人

	199	《单向街》让我看到了曙光
	205	给读书找个借口
	208	救救孩子，别再把药当粮食吃
	213	蚁无语
	216	消灭网络，还是被网络消灭
	219	警惕！“笨蛋时代”来临
	225	当我们谈论扯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230	创新，中国人的软肋
	234	生命如烟轻——读《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
	237	你不知道的白宫
	241	让“80后”接好这一棒
文化评论	247	梁文道为什么这样红——香港“卖纸团”的秘密
	256	关于《我读》的鸡毛蒜皮
	261	奉答《出版商务周报》张春海先生——我看 2009 年三个文化现象
	266	谁在滋长我们这个时代的戾气
	269	后记：书评人可以歇歇了——兼说“书评人”这种东西

香港話你知

